

文房具詩銘三章

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一號

詩與散文

(文)八

史存

輕輕地，輕輕地，
莫傷損這絳色的緘封。
乍啓時，我就會聽到
她羞澀的私語。
請莫傷損她底朱唇，
輕輕地，輕輕地。

右雲母剖信刀

偷如你知道了，
我所不敢寫的，
你總不願徒然地
寫了我所寫下的。

右筆

請永遠記憶着
這些縱橫無序的情話，
讓我在衰朽的時光，
重檢青春之狂妄，
你將爲痛瘋症的好藥劑。

右滲墨紙

在夾板中的隨筆

戰時的街沿

我站立在冷冰冰的十字街頭，耳裏聽着
轟轟的礮聲，眼睛看着遙遠的一帶疏林，它的
枯細的枝梢，像人體的神經似的網着鉛色的
天空。我的心裏在懊悔，逃難時沒有帶出我的
小女兒的一箱玩具，如今寄居在狹隘的友人
的樓上，真無法安慰她那小小的寂寞呢。

友人中也有智慧超羣的，他們不用龜卜，
在一兩月之前，早已安居在鐵絲網守護的圈
兒裏面。白晝走出圈外去反帝抗日，夜裏回到
圈裏和家人團聚，既能努力於國事，又能不因
公害私，面面周到，真好幸福呵！有的友人也和
我一樣，小資產階級的習性太重了，從來沒有
起過將家小安頓在鐵絲網的圈兒以內的念
頭，可以說是不諳反帝抗日的密訣。那幾天雖
然也有一點顧慮，但友人中也不乏國際政治
專家，他們都很樂觀，即令一天有不測風雨，一
然而日本人是不会在上海一隅有什麼動作

駱逸

的，我的僅有的顧慮，也就隨着他們的樂觀而
消失了。

在一二八以後的第三天，不期而遇地在
一家小書店的樓上集合了。伯寬君、西夏君看
見我時都很親熱。我們見面時彼此交換地詢
問，「你帶出來的東西呢！」就是這一點點。
一對老雞的背後跟着一羣啾啾的小雞雛，被
頑童拿着棍趕得東逃西竄，我們的幾個朋友，
可以說都體驗了老雞的酸辛了。

拿郢生君住在某叛徒的汽車間裏來作
例，則我的全部家族擠在一間樓上，倒應該是
優遊閒適了。像那幾天的生活，我以為是合理
想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連一本破書也沒有，
我願意它被炮火毀得一乾二淨，從此可以天
南地北的浮浪一下，使自己嘗嘗人生的異味，
豈不有趣。那時真是有閒得可以，日裏除了接
連地看翻幾種戰報之外，就想溜出屋外，看飛
機，在有十字架的屋頂上面飛翔，這就是我渴

立在冷冰冰的十字街頭的原由了。

從這個十字街頭踱到另外的一個十字街頭，依然是冷冰冰的，只有矗立在路旁的梧桐樹的巨幹倒彷彿有些暖意。緩緩地散步罷，會遇着失蹤的友人和學生也未可知。這條馬路上都是朱樓大廈，洋氣十足，善於領略所謂「異國情調」的朋友，也許每天到這裏來走上幾走罷，可惜我沒有遇見。又走過一個十字路了，街沿上有五六個人圍在那裏，像在看什麼珍奇事物似的，我也就踱了過去。一個約莫六七歲的孩子，已經僵硬在他母親的懷裏，手足都伸直了。婦人的年紀約莫是三十多歲，正在「兒呵，兒呵」的叫，啼聲混在淒厲的北風裏，令我想到自己正踱進了地獄。聽他的哭訴，知道她的男人是個印刷工人，從戰地逃出來時飲了無情的流彈。這時兒子正在害病，幾日來輾轉泥塗的結果，她只能強留她孩子的軀殼，她抱着那軀殼，坐在街沿上，已經過了一天一夜了。她捨不得把她葬埋，爲的是孩子的面龐是唯一的像她男人的原故。

我站着只是看，同時也在想，想得很遙想，想起了古希伯萊的故事：

所羅門承繼他父親的王位，又娶了埃及王法老的女兒。他在大衛城裏，造完了自己的宮殿和耶和華的宮殿，又修好耶路撒冷的城牆。所羅門遵行他父親的律例，只是在邱壇獻祭燒香，供了上千的犧牲品。他的虔誠的結果，就是在夢中蒙神賜他以智慧。

耶路撒冷有兩個不幸的女人，她們的生活是賈淫，她們經過那些飢餓的野獸的蹂躪，身體萎縮到一層皮膚包裹了骨頭。然而她們仍得生活下去，所以兩人十分友善，夜裏在街頭躑躅，各自尋她們的主僱，白晝就躺在一間屋頂下的小屋裏，兩個人同居在一處。不料二人的腹裏都懷了孕，卻不知道父親是什麼樣的人。一個生了孩子，一個心裏好生羨慕，過了三天，她自己也得了一個孩子。二人爲了自家身體裏分出來的血肉，依然辛辛苦苦的生活下去。她們彼此扶持，交換地撫弄嬰孩。

所羅門王回到耶路撒冷來了。他每天等

候人民來請他排難解紛。他借此試驗神所給他的智慧。有一天，那兩個相親相愛的婦人來到他的面前，一個先向他申訴：

「賢明的王呵，我和這婦人同住一房，我生了一個男孩，過了三天，她也生了孩子。屋裏除了我們二人之外，再沒有別的人。夜間這婦人睡着的時候，壓死了她自己的孩子，他半夜起來，乘我睡着，從我旁邊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的懷裏；將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懷裏。天要亮的時候，我起來要喂孩子的奶，不料孩子死了。等到天已大亮，我仔細察看，這死孩子不是我生的。可是這婦人一味和我爭吵，說活孩子是她的，死孩子是我的……」

這婦人沒有說完，另一婦人搶着說道：

「賢明的王呵！你切莫聽她的胡言。活孩子確實是我的，死孩子真是她的，誰掉換來！」

所羅門王聽了她們的爭訟，微微沉吟一下，就吩咐左右拿一把刀來。刀拿來了，王說：「拿這刀把話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那婦人，一半給這婦人……」

王的話還沒有說完，只聽見那先對王申訴的婦人哭着說道：

「王呵！求你千萬不要傷害這孩子，我情願把孩子送給她。」

另一婦人道：

「這孩子也不歸我，也不歸你，把他劈了，落得乾淨。」

所羅門王聽說，就決然地對前面的婦人說：

「孩子是你的，你是他的母親。」

那婦人哭着把孩子抱走了。

所羅門王的智慧，頭一遭就用來裁判這樁「母性愛」的公案。

故事是想完了。無論古今中外，母性愛本無二樣。坐在街沿上的婦人，她的能力無論怎樣不能夠戰勝攫走她孩子的死神，只好留着孩子的死骸在她的懷裏。圍在她的身旁的過路人都各自表示了扶助這可憐的婦人的微意，我也同然。

大噉的聲音仍是轟轟然的，我又踱到了

一個十字街頭，依然是冷冰冰的。

半夜的來客

有若無，實若虛的衣物用具，我早已希冀它毀滅了的。不料天不從人願，還爲我保留了幾分之幾。可以說自己的東西，經別人仔細地揀選而又揀選以後，還得要自己去收拾那些別人所不中意的殘餘。「我軍自動退卻」以後，友人西夏君的物件都全部搬出來了。這事使我着急起來，現在縱然立在十字街頭也沒有多少飛機可看，不能不到附近的地方尋覓較大的屋子，以備將殘餘的用具搬來安置。後來屋子尋着了並且還沒法得着一張淞滬鐵路以西的遷移證。

我的費居的前後全變做了瓦礫堆，一條胡同裏只有三排房屋沒有被火燒。我下車後走到大門外面，彷彿我和這屋子已經別離了十年。進了門只見地板上有大大小小的窟窿，靠外面的牆上有一個大洞。客室裏面，正像這四個字：「空空如也。」走上二樓也是一樣，所不同者只是地板上有許多拉碎了的衣裳，還

(文一〇)

有若干本破書。我所懸望的是三層樓的一間，那里是我藏書的所在。由二層到三層，必須經過浴室外面，走過那裏，有一股惡臭，衝進我的鼻子。我走上三樓的書室，所有的書架都傾倒在地板上，垃圾灰塵和大小書籍混合在一起。學校裏的講稿之類分散四處。目觀這種情狀，說不心痛不忿恨原是欺人的，雖然也可以說一句聊以自慰的話，「爲國難而犧牲」呵。

我無意中看見一張稿紙上面寫着什麼文字，拾起一看，原來是敵軍寫家信時所起的草稿，文章是「候文體」，紙上寫了又塗，塗了又寫。文句是「我軍在楊林口，敢於敵前上陸，同伴射倒者三人……」「廟行一戰，我軍中三勇士，手持燃火炸彈……」我不高興看了。我正在納悶的時候，忽然有沉重的脚步声，走上樓梯來了。兩個戴着鐵盔的齷色動物，把槍刺朝着我走進屋裏來了。

「今天天氣好呵！」

這兩個動物不提防這在裏會聽着一句東京土白，這才把槍刺收回去了。這回注意到

地板上的書籍，問我討了兩本小說，拿着走了。

我的心裏不停地咀咒。一會兒搬家的小工走上樓來，臉上被什麼嚇得像白紙似的。顫抖地說，樓下浴室裏有死屍呢。我自己活了三十多年，向來最怕的也就是這種東西，並且剛才走上樓來時，也曾聞着一股惡臭。但我非下去看過明白不可，如果確有其事，那就除了三樓的書籍而外，什麼東西也不要移動了。走到浴室外面，浴室的門已被小工推開了小半，可以把頭伸進去張望。室內的光線很微弱，水門汀地上看去蓋着許多棉絮，棉絮上面又壓着木板棹椅垃圾之類，房門不能夠全部推開，也是這個原故。這時惡臭更發散得厲害。唯一的打算，就是去找那兩個蒼色動物了。他們就住在東隣的一間屋裏，我到那裏內中一個就絮絮叨叨的說，你的屋裏被毆打中了一彈，死了我們的三個人。不過屍體已經取去了，不會再有什麼東西吧。

「可是浴室裏有惡臭呢。」我說。

「去看過再說。」

一個軍曹領着兩個蒼色動物走到我的樓上去了。我怕見了死屍，夜裏失眠，始終沒有上去，只在樓下等候消息。

不一會，蒼色動物在樓上講話了。

「有麼？」

「有，一個。」

「拋出來還有麼？」

「還有一個……。」

「還有沒有？」

「再是一個，好，沒有了。」

糟了，我想。這時有一個小工跑下樓來。我問他：

「死屍有沒有？」

「有的，不過是死貓一頭，死雞兩隻。」

這可奇怪了，為什麼要用棉絮壓着呢。

把殘餘的用具破書搬回來，慶就對我說：

「這『租界』真太野了，住戶付了巡捕捐，

還有人來收什麼地保費。我問了隣舍，他們都說這胡同裏的人家每季要付一兩塊錢給他，

以免有什麼硬討的乞丐，小偷來打擾。可是我沒有付，他說四五點鐘的時候再來。」

「他來時，我自去應付。」

到了慶說的時間，果然來了。是一位「不戒癖好」，喜歡自己麻醉的人物，手裏還拿着一張紅色的小名片和一口紙摺，上寫着某戶收某戶欠，像收房租似的。

「你幹什麼來的？」我問。

「收地保費！」

「要多少錢？」

「三隻洋（錢）。」

「沒有這麼多，一隻洋（錢）行不行？」

「不行，我們在社會上跑的人不說假話，這裏每家人家都是三隻洋（錢），不信可去問。」

「沒有這麼多，這裏拿去罷！」

悻悻然，只拉着一隻「羊」走了。

夜裏我睡在床上總不能入睡，想起敵人，想起昨天被汽車壓死的小孩。沒有什麼好方法，來數一二三四吧。數到一百多了，還是無效。

只好閉着眼睛，躺在床上。這時忽然聽着繚繚的聲音，我以為不過是老鼠，既而繚繚的聲音更大了。張了眼睛一看，怎麼的，月光會破木板而入，照在地板上。再一看，原來玻璃戶外的兩扇百葉門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打開了。一個人影就立在玻璃門外面，兩手放在門上的小窗上，一根長竹竿，從那裏伸進來。再一注意竹桿的方面。呢呀呢呀，大事不好了。正指着掛在我床旁的壁上的一頂灰色舊帽。這頂帽子是我跑了好幾家店舖，選擇得來，頗合於「尊頭」之用的，怎樣可以讓別人白白地「獲得」了呢。於是我這失眠的人忽然鼾聲大作起來。咕……咕……但身體卻悄悄地離開了臥牀。猛可

養蜂

近年來我國有一種新事業——養蜂。蜂種從意大利買來。據說我國的蜂不曾經過遺傳上的選擇，不適用新法養的。

養蜂可以增益國產，養蜂可以沾光厚利，養蜂的人這麼說。這不是羣己兩利麼？這不是

地右手去托住那根竹桿，左手旋亮了電燈。這時玻璃門外的客人，補我看清楚了。他穿一身藍布的短衫褲，頭上蓋着一塊藍布，大約怕被人家認清了臉貌。看去好像一位「弄盆」普洛列塔利亞特（Unipen Proletaria），不過曾否在工場裏做過工，恕我來不及領教了。這個照面只打了三四秒鐘，一轉身就從兩丈多高的洋台上跳下去了。接着就聽見腳踵觸地，跑出胡同的聲音。看那身段的靈活和手法的熟練，可知原是久於此道的，想來不致於受什麼損傷，當然我可以告無罪了。不過這天晚上不曾服幾片安眠藥，我是至今還以為很歉然的。

性陶

理想事業麼？於是養蜂的人多起來了。

養蜂原來有兩個目標，採蜜和分房。養蜂的人能夠用了不同的管理法操縱那班飛行的工人，要他們釀蜜就釀蜜，要他們繁殖就繁殖。而一般的目標大都在後者，就是要他們做

傳種的工人

理由是很明白的。意大利種，增益國產，沾光厚利，誰聽了不動心？誰不想分幾房來試試？所以蜂種賣得起錢。賣蜂種還可以營副業。人家買了蜂種，就得使用養蜂的一切傢伙；製造了蜂房、巢礎、隔王板、捲蜜機等等賣給他們，也可以沾不少的光。

「人同此心。」買蜂種的人的打算和賣蜂種的人的一樣，他的事業也是賣蜂種，賣養蜂應用的傢伙。大家把採蜜的事情看得無關緊要；也可以說，差不多把蜂能釀蜜這一項常識忘記了。

然而採蜜究竟是一個不該放棄的目標。惟其採蜜，分房纔有意義；蜂的數量愈多，蜜的產量也愈多。現在不然；前一回的分房只是後一回的預備，後一回又是更後一回的預備，而並不希望採什麼蜜。這樣，養蜂就成一種空虛的事業——原說增益國產，實際上卻沒有「產」，豈非空虛？

可是市場上並不缺少蜜。新式的養蜂家